

淺說梵唄的聲樂藝術價值及其展望

陳毅民

(續上期)

像台灣的許常惠、史惟亮、李泰祥、許博允、溫隆盛等。香港的林聲翕、林樂培，都有相當的收穫而影響了世界樂壇，溫隆盛還在國際樂壇作曲競賽上，榮獲第二名大獎。誰敢說我國音樂一無是處？故觀念的溝通和建立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，切勿以偏概全。不過他們僅重用打擊樂器部份，其他畢竟認識不夠深入而僅淺嚐而止。如果我國作曲家能急起直追，作有系統的學理分析，梵唄是富有潛力的好素材，假以時日，不難為我國在國際樂壇上爭一席之地。

老實說梵唄在打擊樂器的使用與配合，甚具特色。有時西洋的空五連續，都視為避諱的，而維那所唱的和鼓的配合而能了無瑕疵的令人滿意，真是敬佩前賢的處理，真是難能可貴。

有人說美國的爵士(Jazz)音樂是取材於非洲土著的打擊樂，無寧說是師承中國的打擊樂，也很可能傳入而灌輸給他們的是中國佛教的梵唄。而且非洲土著音樂僅有鼓而欠缺銅的打擊樂器。梵唄打擊樂所表達的是平和的、順心的、仁宅的、博愛的、慈悲的，然而爵士樂所表現的是急躁的、挑撥的、不安的，成為千篇一律的「性」的發洩，更成為唯利是圖的商品，製造了社會的問題，談不上藝術價值，只給世界帶來了頹廢的杞憂。如果樂家都能遵循佛教的教義而普創新聲，這種缺憾是可以彌補的。當然會給社會披上一件安定力量的錦衣，使衆生重新認識人生的真義，發揚光輝的、仁慈的「佛性」。

至於梵唄是否也要給予立體感的和聲？最好能分途並進；即在家居士和出家的僧侶的晨昏讚偈課時，還是維持原

狀的好，因這祇要吻合修行清淨的目的就夠了。如做法會或表演，可酌量給予和聲，使它迎頭趕上潮流，合乎時代要求。我國以毛筆為主流的繪畫也曾有若干的調整，佛曲也應作如是觀。像復音樂裏的卡農(Canon)，佛曲也曾有過，然而過份謹慎而沒整章使用。我國數千年來都偏愛「五聲調式」，能不影响中國音樂風格下而採用對位法，絕對是可行的，旅港的黃友棣就曾提供了彌足珍貴的高見和著述，梵唄也應有此作為才對。問題在如何去整理和有系統去建立梵唄的和聲體系，讓曲家也有路可循，有典為據，這樣才不必徨惑無依的，呆板地抄襲西洋的三和絃，這都須佛教界長老德鼎力支持的。

西洋音樂之有如此的豐碩成果，還不是摸索了一段漫長的日子，涓滴匯集而才有今日的璀璨光輝，這不能不歸功於當年的貴族和教會的愛護和維持，尤其對音樂家的照拂是無微不至的，甚至身後極盡哀榮，連墓塚也與帝王為鄰，這對音樂家而言，是何等等的誘惑和鼓舞，是何等的榮耀和尊敬。

要使羣衆對梵唄的印象深刻，務必使它從居家、寺院走到公共場所，並運用各式的大眾傳播——報紙、雜誌、電視、電台，作有效的說教弘法的宣揚，音樂是有其不可忽視的潛在力量的，梵唄要作到妥善的配合。新曲創作應給予平等的地位。尤其對於佛曲人材的培養和獎掖，要大力發掘和勗勉；其間還要給予大專音系學生優渥的獎學金，發現有出類拔萃的各種人材，創作的合乎水準的新梵唄，優給稿酬，並予刊登及轉載機會，還得蒐集成冊迅予刊印，凡灌製唱片或錄音，都應給作者相當的徵詢和尊重，有了盈餘收益，也得給予合理的報酬，同時多發動籌組佛教合唱團，以應長年活動頻繁的節日慶典同法會的需求。這樣一來，梵唄才會在「良性循環」中健步起飛，騰達飛黃。

總之；梵唄的前途是樂觀的，是方興未艾，無可限量的！